

目 录

离开	1	孩子们下课了	86
到达	3	遇上撵鬼仪式	90
沟里时光		大录寺院	93
九寨沟的第一个清晨	10	艰辛的喇嘛修行	97
则查洼的尽头	16	在村寨住下	
这个下午,在犀牛海边“应该的”	19	结果是水缸	102
树正寨		有趣的当地话	105
浓墨重彩树正寨	24	苍蝇游击队	108
到处溜达	32	寨子里的塔和手工艺人	
泽旺和爱笑的 Vivian	36	满腹大米、酥油的白塔	113
佛祖的胸毛	39	他们,和回忆里的上坡路	116
荷叶寨及扎如寺		芝麻寨和八屯寨	
荷叶寨丢脸事件	46	见过红军的扎西姆	122
沟口有个扎如寺	49	七十九年一个人过	126
在周边晃荡		回到大录乡	
未来的九寨沟边边街	56	寂寞了很久	134
11月15号,干海子的第一场雪	62	得而复失的藏刀	138
在县城晃荡	66	高山顶上的小旅馆	143
那些遥远的小村寨		白马寨	
有意思的地方	72	白马藏族的“挫喔”面具	148
邂逅玛妮堆	76	最后一天	
大录寨		爬雪山去草地	154
一座虎虎生威的山寨	82	我的背囊	160

脸上有好奇天真的笑容。

大巴经过了十几个景点后，驶到了右侧沟底的最后一站。由于天气原因，天鹅海和草海已经禁止进入。车只能到达箭竹海站点。

九寨沟的游览顺序是先坐大巴车到沟的最深处，然后再一站一站地游览出来。这个过程得自己走，每个景点都修有曲折的栈道，让游人零距离接触风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坐车游览出去，只是会少了很多乐趣。



箭竹海已经有落雪的痕迹了。松枝上铺了厚厚一层，木条栈道上也堆满了被游人踩脏的残雪。小心翼翼地走，脚下打滑得厉害。从小平衡能力就不好，经常摔跤，这样的路尤其让人心惊胆战。

箭竹海的景色一般，不算九寨沟的精华部分。海子的水清澈透明，里面有大量钙化的古树枝桠，纠缠重叠在一起，清晰可见。栈道的一路上不时会出现有趣的提醒牌，从画面理解是叫熊猫不要投食喂鱼。也不知道那些神出鬼没的大熊猫们看懂没有。

走了很长一段栈道，往下是箭竹海瀑布。水声极大，有细密的小水珠溅过来，很快便弄湿了脸。沁凉湿润的感觉一直蔓延到身体里。

一对年轻情侣从身旁跑过，牵着手，一路说笑。

有人说考验爱情的最好办法是一起出门旅行。长时间地呆在一起，没法掩饰，对方的优点缺点都会统统暴露出来。似乎一起旅行之后的人，才有资格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爱情不过是彼此作伴。在旅途和人生上，它都是同样意义。

这样处心积虑看清对方，又有什么用。

栈道仿佛没有尽头。路旁生命力顽强的树木不时伸出纠结的枝桠挡在栈道当中，得弯腰小心通过。

走了很久。经过了著名的五花海和珍珠滩。

这是大家口中传出九寨沟景色中最精华的一段，许多驴友都在论坛上大肆谈论过。有细密的失望在心里蔓延。也许是听了太多赞美，期望值过高，才会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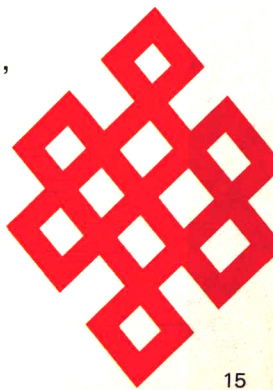
次随父母出行，难以控制的兴奋，一刻也停不下来。

阳光很温暖，像倾泻的河水淹没了我。

想起北方的坝上草原。8月末的时候去呆了几天。也是这样的天气，昼夜温差极大，正午阳光炙人，但一到背阴处，温度立即下降好几度。

晒了太久，以至于起身的时候头有些晕晕的。仿若喝了一点小酒，有微醺的快感。

一直走。经过了诺日朗车站。有随车的藏族导游向我招手，意思是车快开了。我微笑着摇头。在景区的地图上看到，紧挨诺日朗的有一个呈开放式铺陈结构的藏寨，叫则查洼。决定去那里瞧瞧。



的景色已经成为过去，并且永远不复存在。

好的照片，应该是让这样的消亡变成瞬间凝固的美感。那种美，不管是残酷、震撼的，还是壮观、静好的，都应该超越它的原身，获得被夸大被延伸的效果。

其实文字也是这样。同样有记录过往的作用，然后超越过往，留下漫漫时光里逝去的美感。

KEN 不是很健谈的人。我也不是。话题时断时续。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沉默地享受阳光，微微眯起眼睛，享受那种快被晒成一滩软泥的感觉。

不时有出沟的大巴车呼啸着从身后的公路驶过去，之后又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静谧。

后来 KEN 开始教我说当地的藏话。吃饭的藏语念“偷牛”，睡觉念“呢”，谈恋爱念“哈给吃”，晒太阳念“应该的”。听到这里我狂笑不止，晒太阳这件事真是“应该的”，简直太应该了。

说渴了。KEN 从他硕大无朋的包里找出两个红苹果，递了一只给我。果皮红润透亮，水灵干净。KEN 说他早上出门时认真洗过，用塑料口袋包裹好。很细致的男人。

太阳落山前我们道别。他要去拍火花海的月夜。在沟里停留这么多天，就是为了月圆的这一晚。

我继续上路。没有目的，没有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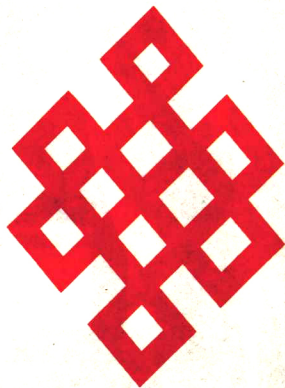
分开的时候他问我要手机号码。我笑笑。告诉他之后不会有任何联系。

这样平静地邂逅，然后彼此消失，才是旅途中的人和事。

也会一直记得彼此。

是。一直会记得这个下午的时光。

巴士从身后呼啸而过的声音。那么熟悉。





九宝莲花菩提佛塔群。是我见过最漂亮最集中的佛塔群。

9座白塔亲密地挨在一起，塔体用黑色线条勾勒出整齐的藏式吉祥图案。塔群四周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经幡，两头还有转经桶和香炉。香炉的台阶上堆满了拜塔人带来的水果。

有和尚在转圈。经桶拨动的瞬间被我抓拍下来。

角落里有撑开的黑纱帘子，里面堆积了极多的彩色小纸片。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完全不知其所以然。问了站在一旁的老喇嘛，才知道这些纸片叫龙达。都是拜塔的人带来的，本应随风抛洒，但因处在景区里，只好划定范围收拢，日积月累便成了庞大的纸堆。



绸布龙达

龙达

“龙达”和经幡一样，是藏传佛教信仰里特有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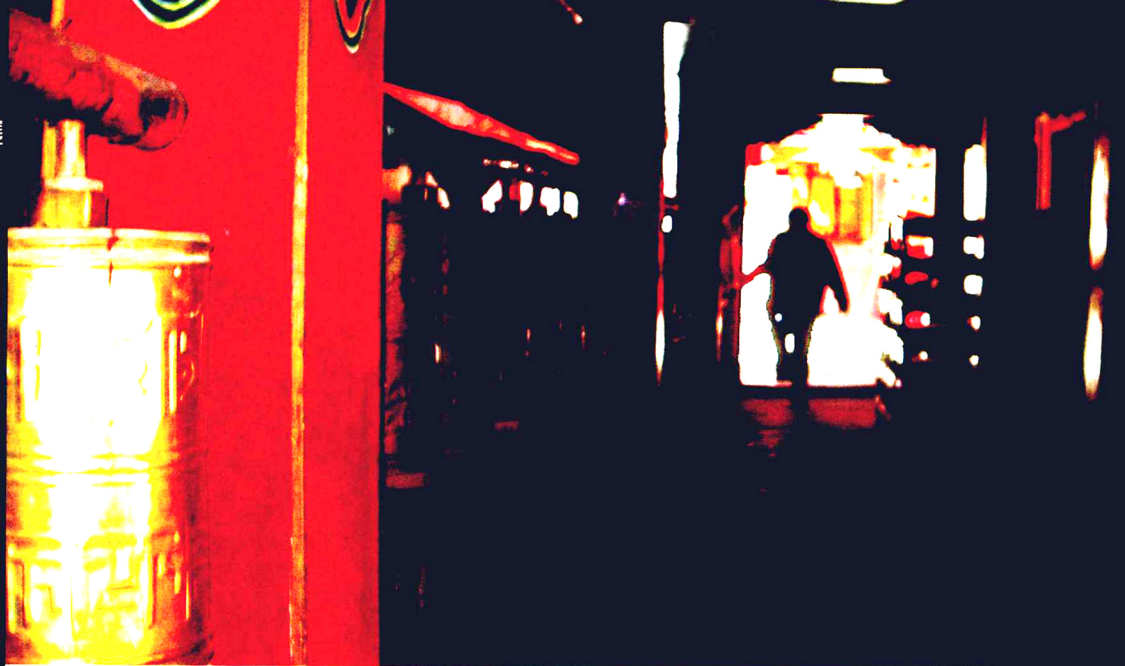
“龙达”是藏语。“龙”是指风，“达”是指马。有的藏学家也把它翻译成“风马”。

“风马”的说法很形象，因“龙达”靠风吹动，而“龙达”中间都印有一匹马，因此有了“风马”的说法。

“龙达”有纸做的和绸布做的两种。有蓝、白、黄、红4种颜色，分别代表天、水、地、火。呈正方形或长方形，上面印有经文和图案。中间是一匹驮着摩尼宝珠的骏马，4个角配雄狮、猛兽、腾龙、飞鸟4种动物，经文穿插其间。

“龙达”因其材质不同，使用的方法也不同。纸制“龙达”都是祭奠或者做法事时顺风抛撒，而布做的“龙达”则用毛绳串连起来，悬挂在栈桥、滩头或玛妮堆、神山等地。组组相连，随风飞翻。有如彩雁凌空，群蝶飞舞。

排列有序的布制“龙达”，和经幡的作用一样，不分昼夜代人祈祷，以表心声。



小旅馆的走廊里有一排长长的转经轮

到处溜达

Strolling Around



晚上住在树正。一个有长长转经轮走廊的藏式小旅馆里。

40 元一晚。很大一间屋子，安放了两张大床和一个床头柜之后还显得宽敞有余。

墙壁上有猛虎图案的壁挂。被单也是极浓重的黄颜色。

很累。走了一天，什么也不想再做。只愿沉沉睡去。

第 2 天醒来时已是上午 10 点整。简单洗漱后出了门。

又被阳光铺天盖地包围。心情爽朗。

在寨子里溜达。一直听到有整齐悦耳的唱经声。似有似无。像 CD 开到了最小音量。

疾疾地走。整个寨子安静平缓，和昨日并无不同。

驶出。这个时间段，游客都还走不到寨子来。

吃面的时候都能清楚听见 Vivian 的笑声。是真的在开心。带一点小女孩轻狂放肆的味道。也真是可爱。

问了卖给我面的大婶，才知道 Vivian 是外面来的导游，遇到泽旺后就在寨子住了下来。也不清楚她的名字，整条街的人各做各的生意，互不搭理。

后来几天在寨子晃荡时她老是叫住我，说美女买我们的披肩吧。我总是笑笑和她聊几句。披肩是大路货，质地和颜色都不够漂亮雅致。本是挑剔的人，连仔细看一下的兴趣都没有。Vivian 总是和我开玩笑，说回去后别把肠子都悔断了。嘻嘻。

不过我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花多少心思在做生意上。有时下午游客多起来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关了店门出去玩。在树正群海的木板走廊上遇到过一次，在水磨房边又遇到过一次。两个人总是搂搂抱抱嬉笑疯闹。Vivian 的笑容在那时像一朵盛放的粉色蔷薇，充满迷醉的甜蜜。

突然很羡慕这样热烈的情爱，至少此刻是如此丰盛而剧烈地存在过。不管以后会是怎样，记忆终会附着在这段时光的土壤里开出温暖芬芳的花。哪怕只是幻觉，亦让人铭心刻骨。

我们真的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可惜不管怎样，错过了，便永不会再来。



游客多起来时，反而不见了那两个小老板

在线道上遇见泽旺和 Vivian



两根模样奇怪的铁皮东东

的顶端还有些规则分布的圆盘和枝桠。

立刻有强烈的好奇心蹿出来。这个长相奇怪、高耸入天的铁皮东东是做什么用的呢？

正午的阳光下，有村民在屋前的小片菜地里劳作。遂上前打听。

那村民看了我很久，说你不晓得啊？你城里来的不会不晓得哦。那是通手机的，接电话的。

哦。手机信号塔。那怎么有两根呢？

这个问题问住他了。想了一会儿，对我说一根沟外通话一根沟里通话。

道过谢后对刚才的对话存有疑虑，又说不上来哪儿不对。正午的太阳照得头有些晕晕的。

刚好遇到个扛相机带墨镜的男人走过来，便又找他问问。

他大惊小怪地看着我，说怎么可能一根沟里一根沟外哦，用脚指头想都知道一根是移动一根是联通嘛。

啊哦。真是蠢笨到家。

沟口有个扎如寺

Za ru Monastery at the Mouth of the Valley

离开那天上午，沿火花海和双龙海的木栈道一直往下走。一路景色绝美。

有死去的老树，横在水里面，光秃的枝桠清晰可见。树冠处有猝然的绿色，不知是不是附着大量的绿苔藓。

水下更深处，有更多细密的枝桠，姿态缠绵而妖娆，延绵不绝，一直伸到水中央。

不断有枯黄宽阔的叶片旋落水面。发出极细微的“啪啪”声。

一路走下来，几乎没碰到一个行人。

遇到奇妙的景色便兀自站着安静地看。

走累了，找处干净的木板坐下，望着湛蓝的海子，剥巧克力吃。

刺眼阳光下，寂寞而浪漫的独行时光。

扎如寺是我在沟里去的最后一个地方，位于扎如沟宝镜崖下。

寺院在扎如沟深处，离公路有一小段距离。有特定线路的小巴士等在路旁，5分钟进去一次。

扎如寺建于明末，藏语叫“然悟贡巴”，属藏传佛教苯波派。寺院占地15000多平方米，土木结构，有着浓郁的藏族寺院建筑特色。它是沟里惟一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是我在九寨见过最肃穆巍峨的一所寺院。

寺院为三层建筑，墙体用块石砌成。底层用了方形的朱红色棱柱，柱头部分雕刻了立体的鬼脸图案，上面托着粗大的雕花梁木。

房檐四周竖有镀金金幢，上面挂着风铃。大殿的瓦房顶上有两个金顶，中间是金法轮，两面为护法兽。一大一小，金光耀眼。



空气里有浓重的香烛燃烧的味道

爱穿简洁的T恤衫和颜色模糊的仔裤。蓄长发，却又不喜梳理，手腕处总有黑色的头绳，方便随时把蓬乱的头发束成扫帚小辫。

没有人看见他的伤口。

成年后，他和父母分别呆在3个不同的城市里。偶尔通电话。

2004年的春节他一个人背着包去了四川的丹巴。一个有高大碉楼和绝美风景的地方。

除夕夜走在冷清无人的街上，路边有小餐馆的老板一家人在吃年夜饭，招呼他过去。看着别人一家人快乐温馨的场面，心里有酸涩的感动。

半年后的夏天他一个人骑单车去了拉萨。用了30天时间。

途中经过了很多漂亮闭塞的藏族村寨。遇到很多奇怪的人。还曾深夜经过狼群出没的山岭。

一直骑，心里的孤单给了他巨大的动力。因为没有温暖的留恋，才有勇气一直向前。

不断的行走，有时只是因为太寂寞。

我们的生活，总是为了期待而感伤着，为了失望而忍耐着。

回程时候，经过塔藏乡的达吉寺，停留了10分钟。站在簇新的寺院里我默默许下心愿。愿他的心情平和静好。伤痛终会成为过去。



杂货铺的门口有拍大头贴的机器。生意冷淡。这种仅供娱乐的模糊小照片价格不低，对这里的人来说是奢侈品。

有小小的新华书店开在小镇的最中央，大概五六十平米的样子，摆着稀稀拉拉的大众书籍和音像制品。充沛的阳光让整个店堂看起来干净明亮。

总是那位年轻英俊的男店员站在门口。每次去，都会主动问你要什么书。我要的书，这里一本都找不到。但那礼貌温和的笑容，让我对这个小书店充满了好印象。

书店对面有一个卖报纸和过期杂志的小摊。《瑞丽》、《女友》摆得十分显眼。

见我摆弄相机，原本坐在路边的摊主马上靠了过来，望着镜头一直笑。和他随便聊了两句。了解到这些旧杂志都是从绵阳收来的，销量还不错。

每次去，都喜欢流连在那些卖东西的小巷子里，一家小摊一家小摊地挨着逛。糖炒板栗、土豆糍粑、酥油团、酷似雪茄的叶子卷烟、一长串儿的修鞋小摊、手工笊器……

有脸盆大小的饼，挨个架在沾满面粉的木头柜子上。当地人叫锅盔。

我生活的城市也有锅盔这种小吃，但模样和味道和这里的都不同。

做锅盔的炉子就在小摊的后面。铁皮炉。上面堆着大块的木炭和网眼煤。

上下都有热量。锅盔放在中间的平铁锅里，慢慢被烤熟。散发出面粉被烘焙后的淡淡香味。

白味的3元一个，加核桃仁的5元一个。

是很好的干粮。放在包里一个星期都不会坏掉。



貌似雪茄的叶子烟，一包5毛钱



修鞋摊也时兴“打堆儿”



土豆糍粑



汤粉掉

有意思的地方

An Interesting Place

在县城晃荡的日子，向当地人打听有意思的地方。在两个人嘴里听到了大录这个名字。

大录位于南坪县的西北角，距县城 91 公里，是最边远的一个乡。甚至连电话都没有通。县城里的人都很少去。

但他们说那里有最本色的藏族村寨和最多的寺院。

九寨沟共 9 个藏传佛教寺院，那里就占了 6 个。其中，大录寺、八屯（当地人念：dun 四声）寨的唐卡寺和芝麻寨的达久寺是其中较大的寺院。

听完就决定要去。这种偏僻又神秘的小地方最能刺激我的探险神经。我是天生好奇又不安分的人，对未知的地方充满庞大兴趣与渴望。

接下来便到处打听车。未果。根本没有公共汽车过去。

也问了包出租车的价。车主眯着眼睛想了很久，这样的长途让他挺为难的。后来报了一个价，一个挺吓人的价，于是换成我为难了。最后我选择了知难而退。不是说不去了，是说打消了包出租的念头。

后来问人问多了，也问出些门道。

有在大录和县城之间跑运输的福特车。人货可两拉，前排坐人，后厢堆货。大刺刺地过收费站，会比公共汽车便宜很多过路费。那车是每天上午从九寨沟县城发出去，一天一趟。什么时候到达不清楚。车价是根据油钱的起伏来定，18-20 元不等。

终于在县城的河道马路上，找到了这样营生的货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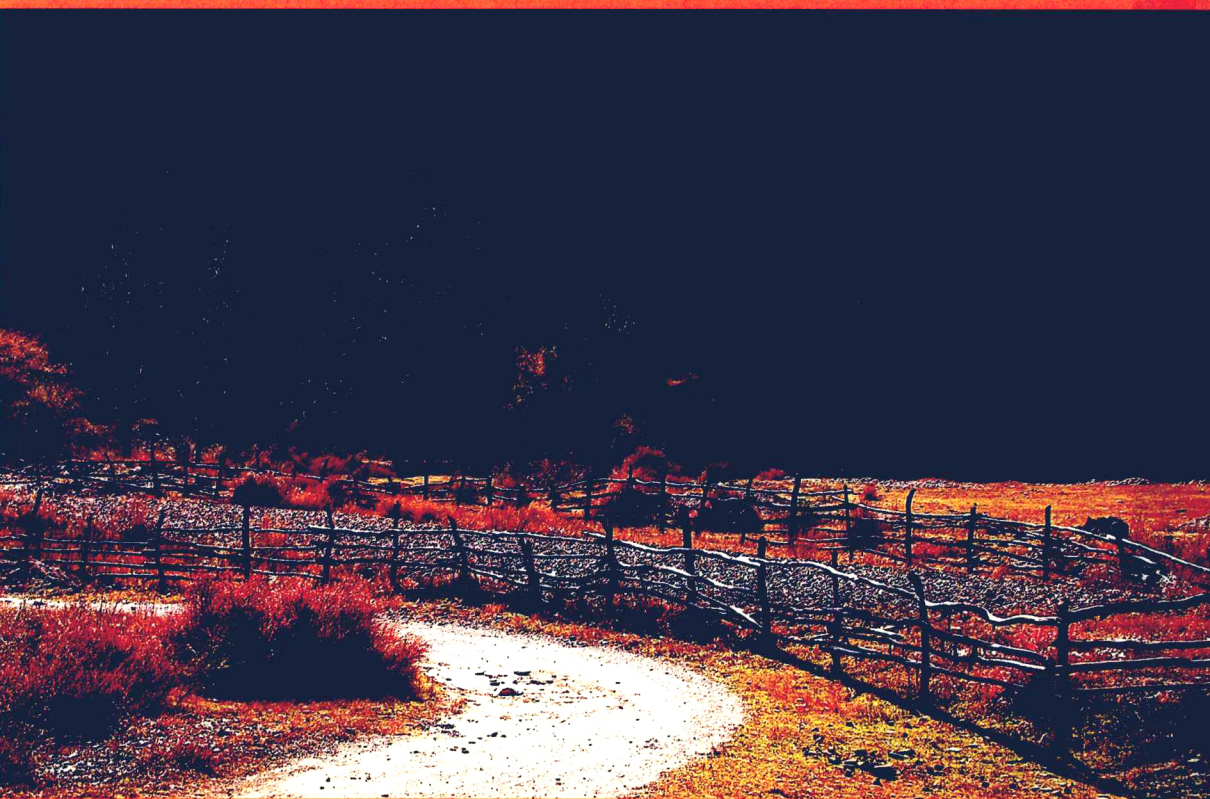
师傅问我：你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玩？你一个女子（女子是当地人对女性的尊称）就这样去了？

我问：危险吗？那些寨子。不然你干嘛这样问我。

他笑：危险倒是不危险。当地的人都很淳朴。只是从来没有外来的人会对那些寨子感兴趣，连县城里的人都基本不去。那边方向倒是有个神仙池，是新开发的旅游景点，走另外一条路，沟口隔天就有旅游团过去。



立在远处山顶上的一块石头。当地人叫它“神灯石蜡”，我觉得倒像颗优质土豆。



孩子们下课了

Children Finishing Their Classes



切孝说带我去寨子里的寺庙看看。

大录寺建在村寨对面的小山坡上。途中经过了村里的打谷场。青稞束被绑在高高的晒架上，一捆挨着一捆。

有六七个村民正在院坝中央劳作。用木制的收割机把青稞粒和秆子分离开。碎屑从“轰隆轰隆”飞速运转的收割机里吹出来，扬在空中，靠近的人一头一脸全是粉尘。场面很是热烈。

在那里站立了一小会儿，继续前行。



夏日青稞海

对面的小山上突然传来唢呐声。山腰的小道上走出十来个穿深红色氍毹衫的人。最前面的人拿了面黑块彩框的方形旗帜。

切孝告诉我这是一年一度的撵鬼仪式。已经进行了两天了，刚好被我遇见最后一天的结束仪式。撵鬼仪式藏语念作“躲熊”，目的是驱除邪恶，保佑来年平安丰足。

他说刚刚那群人一会儿就会回来。要赶在他们回来前进到寺庙里去。

埋头苦走。

身后突然传来急速的噼噼啪啪声。一连串的。没等我明白过来就立马从后面的山上传到了我身边。

是一群藏族小孩子一个接着一个从小路上跑下来的脚步声。

他们速度超快。经过我身边时都嘻嘻哈哈地笑，用普通话大声说着“阿姨好”。等我反应过来拿起相机时，他们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切孝看着他们笑，跟我说村里的小学放学了，孩子们都跑去寺庙里玩。

当我走到寺庙门口时，已经进去了的孩子们又涌了出来。开始只有三四个趴在门边看着我，后来越来越多。大家你推我挤地靠我越来越近，一个劲地冲着镜头咧着嘴巴笑。他们大多穿着旧旧的毡皮小藏袍，胸口和衣袖处有显眼的深色污迹，下摆因为经常跪在地上玩耍被磨得有些模糊了。

没有一张干净的小脸。基本都是花的。有雪风吹出的粗糙干褶、剧烈日晒后无法消退的红晕和玩耍时糊上的灰尘和泥土。头发也是灰扑扑的，想来是很久没有清洗了。

正是这样的模样，才让人怜惜和喜欢。

是那么可爱的一群孩子。大方热情得让我惊讶。

他们簇拥着我进到庙里，嘻嘻哈哈地站到一起看着我，只是笑也不说话。

我叫他们排好队，来张大合影。大家立即听话地紧挨在一起，不再笑了，只是严肃地盯着相机。





别挤别挤，叫你别挤

可爱的脸

黏人。喜欢撒娇。有时很忧伤，有时很倔强。喜怒无常。

我们要天天在一起。一起蒙头睡觉。一起躺在沙发上看宫奇峻的动画。一起到楼下散步。一起外出旅行。周末的时候一起去菜市买菜买花，我拿菜他拿花。

他不用事事听我的话。可以偶尔争吵或者犟嘴。表现出不受大人摆布的神情。他最好还有和我抢零食的嗜好。用各种办法把它们抱到怀里，然后望着我得意地笑。

我们彼此依赖。彼此深爱。在寂寞的人生里，彼此陪伴。

他们的笑



大录寺院

Dalu Monastery

大录寺有 500 多年的历史。寺庙也是有三四百岁的老建筑了。

大录寺原称大录腔果寺，属藏传佛教萨迦派，是若尔盖县求吉寺院的分院。

寺庙是全木的两层建筑，结构紧凑小巧。木头支架搭在高高的石堆上面，露在外面的柱子已经陈腐不堪了。

寺庙的正对面有一个红漆柱子的双层法台。脏而且旧。那是逢年过节做法事时，僧人口颂经文，乐手吹号击钵的地方。

木制的彩绘转经桶围着寺庙墙体转了大半圈，刚好 108 个。

寺庙大门的右处还挂有一个巨大的转经桶，有一人多高。旁边放有颜色醒目的布垫子，常年有人坐在那光线昏暗的角落里转经。

空气里飘散着柏香和酥油的味道。



大录寺的经筒